

本土文本

春节前,从数千公里外,回到四川老家,屁股还没坐热,茶也还没喝几口,便接到老表的电话。“兄弟,两天后请你陪我搞个接待!”他一向说话大刺刺的,半个弯弯都不拐。我心想你老兄莫非受过特殊训练,相隔两三百公里竟能第一时间嗅到我回来的气味。我问他:“啥事儿那么重要? 陪你相亲吗?”他说:“兄弟你莫开玩笑,他那女子三个月前把亲相好了。”他说他打我电话是办正经事,市里交代下来的任务,要求他把这一趟接待工作做好,事前事中事后都得认真,务必让老先生满意。我问他要接待什么人。他说,一个八十多岁快九十岁的老华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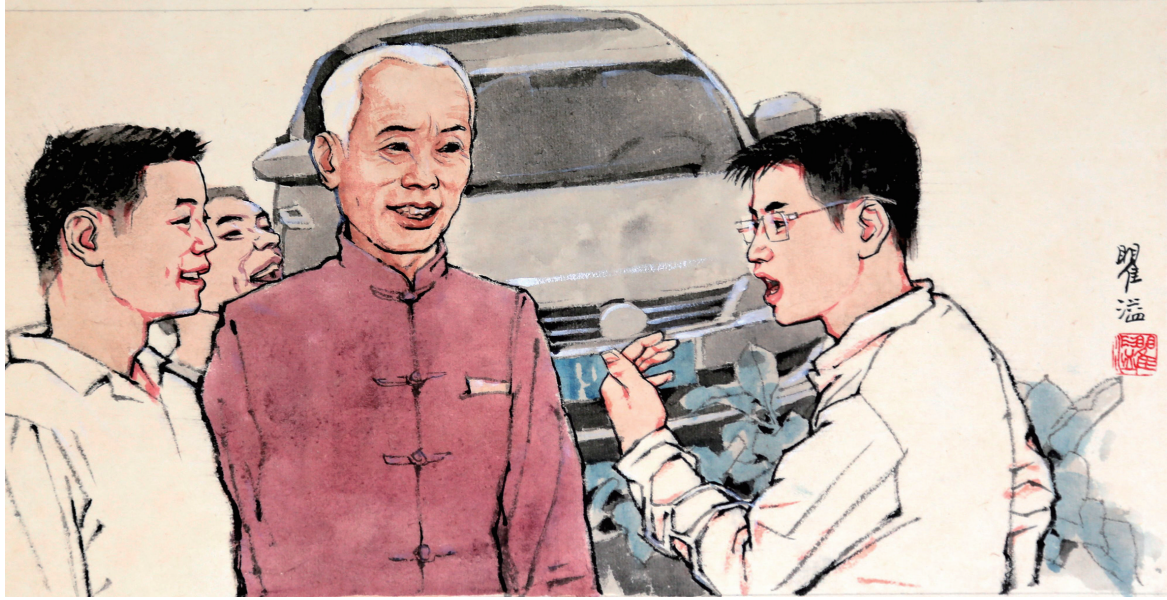
“你当是哪路神仙呢!”我俩从小没大没小,当年一起下河摸过鱼、上山砍过柴,几十年过来,我还是老样子,在他面前越发吊儿郎当,“又不是外星人,你怕哪样? 要我给你壮胆!”

“要是神仙倒好。”老表却越来越正经了,他说他心头没底,第一不晓得那老华侨还会不会讲汉语,能讲到什么程度,要不要请翻译;第二上面没说这老先生为什么而来,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他满意;第三,要是这老先生不满意,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老表特别强调说:“谁叫你翅膀一长硬就跑上海去呢? 读过书,懂得多,见过世面,还是个一张嘴就能把天上飞的麻雀哄下来的作家。我不找你找谁?”

“你给我戴这么高大上的尖尖帽粉饰我,保不定下一秒就把你交代的事情忘掉。”说罢我歪起嘴巴坏笑:有你这么夸人的吗? 能把天上飞的麻雀哄下来! 还有,我跟他说了多少回我的工作地点在江苏启东,他却主观武断始终认为我在上海浦东。上海跟启东一江之隔,启东浦东都有个“东”字,他分不清,张口说我是上海人,闭口说我是上海人。

他在电话那头急了:“可别哈兄弟,办正事呢!”他真是正经得紧了。

我不想正经也没法,一个人不正经相当没劲。我问他,你从市里得到哪些信息? 他说,这老先生七八岁时跟他爹出去吃饭,后来当了华工,远涉重洋,在南洋跟自己的爹走散了。起初他只顾活下来,故乡于他是痛苦的记忆,吃不饱,穿不暖,没人爱;那时候他根本想不起,或者不愿想起故乡。四十年前,人到中年,当他辗转听说中国在变革,也曾想回来看看,无奈拖着着一窝孩子,还有他一天天壮大的事业,也没有回



绘图:瞿 溢

来成。等他开始怀念故乡,已是白发苍苍,沉睡数十年的记忆,早像黄裱纸上的墨痕模糊不清。生于哪个省什么县,尚且记得。至于具体出生在哪块地方,记不清了,只记得地名中带一个“黄”字。本邑带“黄”字的地方有两个:黄水和黄联。黄水和黄联都是百年集镇,一南一北,相距二十多公里,一个逢集三六九,另一个二四六。多年以前,以两个集镇为中心,分设两个乡镇,各自下辖五个村二十多个村民小组。光凭这两个地名,无法确认老先生到底出生在哪个村庄。好在老先生还记得一个小地名:沙湾子。这个小地名就成了他的寻根密码。有关部门运用排除法,确定大体方位:黄水镇辖区范围内没有沙湾子,沙湾子是黄联镇下辖的一个村,这个村的名字就叫沙湾子,于是有关部门把这个接待任务派给了在沙湾子做村委会主任的老表。

我替老表分析,这老先生一大把岁数还能回来,多半还没忘记汉语,要是连汉语都不会说了,就好比非洲黑人来这地儿寻根,可信度极低,几乎不靠谱,因此,翻译多半不用请了。他回来不可能寻得到当年的相好,即使当年的相好再相好,吃过仙丹也80多岁了,不挂到墙上,也得拄拐棍;当年的小伙伴们说不定倒可能找得到几个,不过可以肯定,老先生不是冲他们来的;他要找的既是一种东西,又不是一种东西——他是来寻找乡愁的,换句话说,是来寻找儿时的记忆的。你只要把他少年时代的影子放到一个个的故事中,让他在从前的渡口、庙门、河湾、田坎等等物什上,找到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便让他找到了寄托和慰藉,他不可能不满意。所以第二

点你也用不着多操心,你只要把路线设计出来,再把故事准备好,就算把事情办妥一半了。至于第三点,如果第二点完成得够漂亮,第三点根本不存在,该有的自然会有,该来的顺理成章会来。

老表说,七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尤其是最近三四十,年,轰隆轰隆,彻彻底底,欣欣向荣,房子高了,道路平了,别说集镇和城市,就我们农村里的村庄都翻建了几个个儿,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哪里还找得到什么古渡口、古庙门?

我说你咋就脑筋不转弯呢,你安排的参观点只要有几个十年的陈旧程度就成——必须有几十年的陈旧程度,只要这一点条件满足,老头儿童年时代的故事就好办了——人家是来寻找儿时记忆的,又不是来考古的。

老表还是不放心,让我接下来一天多时间好好待在家里,按照他设计的路线,把老先生儿时的故事还原出来,比如在哪里游过泳,在哪里摸过鱼,在哪里打过架,诸如此类。他说:“谁叫你是写故事的人呢? 职业吹牛,这回吹几个靠谱的!”

他说得那么一本正经,搞得我又想气又想笑。我心想,既然你说我职业吹牛,我就得在你面前露一手,让你知道表弟我真不是浪得虚名,写故事的人也是值得尊重的,不是你说的“职业吹牛”,你所谓的“职业吹牛”也不是谁想干就能干得了的。还有,就那么几个小故事,犯得着我好好待在家里抓耳挠腮想么? 眨巴个眼睛就是一串。所谓“还原”,类似于“编”,过去的乡村少年,摸鱼捞虾、打柴放牛谁没干过? 像我这样四十来岁的人,那些都是我

们小时候的日常生活。鲁迅说,杂取种种人,合而为一个。这一伟大的教诲,一般人一般情况下都没机会应用,这一回终于派上了用场。

两天后,在本邑相关部门同志的陪同下,老先生一千人乘坐六辆车出现在村委会办公楼前面。老表带领他的干部班子、我和几十个村民在办公楼前面夹道欢迎。老表本来准备搞个锣鼓喧天、鲜花彩带的迎人场面,想让这老先生一下车就涕泪滂沱,跪倒在地。班子里有人提醒他说,按规定来。于是,老表邀请了全村能到场的人参加迎接。场面虽然简朴,但有几十个衣着光鲜、面带笑容的村民,既喜庆,还不失体面。

老先生穿一身褐红色对襟唐装,须发皆白,面色红润,个子高大,嘴脸和身形瘦削,双目有神,晃眼看去,倒有点像老年版葛优。两条长腿插在一双精致的休闲皮鞋上,走起路来轻捷若年轻人。据市里先接触过老先生的人在电话里说,老先生说一口南洋普通话,就是那种给人感觉舌头大、位置始终摆不正的那种,兼带少量本邑土话;他们说我们只要用普通话跟他交流,便一点障碍都没有。

村民们的掌声一贯缺乏训练,热情起来,更显得轻重不均。不过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热闹就成。要的就是热闹。老先生钻出汽车,甫一站定,双手很克制又很准确地把唐装下摆往下抻了抻,唐装挺括,人更精神了。众人把我推到他前面,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这方水土养出来的作家。我扭头说:“你们都是我土特产啊!”众人笑起来。这一笑,宾主之间的陌生感就没有了。他跟着众人笑笑,礼貌地招呼我“老师”。(一)

## 借助一条鱼 (小说)

□陆以孟

第一次相亲,我问她,你吃鱼吗?

她说,吃鱼啊! 不过,只吃三文鱼。

我又问,那其他的鱼呢?

她说,其他的鱼不吃,不过吃象拔蚌。我说那不是鱼,不过它也生活在大海里,但生活在大海的都不是鱼……

她睁着一对滚圆严厉的大眼睛问我:“你是来吃鱼的吗?”

我说,不是,是来喝咖啡的。

她说,好吧,你慢慢喝,再见。

第二次相亲,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那女孩告诉我,她非常讨厌吃鱼,说吃鱼太费事了。鱼不仅有硬刺,还有软刺,她小的时候吃鱼,都是她的母亲把挑好的鱼肉喂到她的嘴里。即使这样,

有一次还是吐出来一根可以忽略不计的软刺。而她自己单独第一次吃鱼,鱼刺却卡在喉咙里,不上不下,怎么呕都呕不出来。后来是医生帮她把那根鱼刺取了出来,从此她就再也没有吃过鱼了。

到了第三个女孩,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她不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却反而像一挺机关枪,一梭梭向我勇猛地扫射。

“喜欢吃鱼就吃鱼,喜欢吃肉就吃肉,喜欢吃素就吃素,别人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别人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别人就是不吃不喝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当她感觉到左右两边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时,便立即停止了她的说教,尽管她收紧了一下她的坐姿,但还是没有能够缓解她浑身的不自在,只好无趣地盯着手机。

说得也是啊!

请把你咖啡钱付了吧,我说。

她瞪了我一眼,眼珠子差点掉下来,当她匆匆走到吧台准备买单时,营业员把手势引向我,说,那位先生付过了。她气坏了,像一只愤怒的小鸟飞走了。

为什么一定要聊鱼呢? 你心里隐藏着什么秘密吧? 这个脸上有一点隐隐雀斑的女孩儿说,我们聊点别的有趣的事情吧? 比如你有什么爱好,喜欢什么样的姑娘,还有你这样像和尚一样的穿束,是想有朝一日去化缘吗? 还把头发剃得那么短,等等,都可以聊啊。

“那我们聊聊大海吧。”

“大海里有鱼吧?”

“大海里确实有鱼。不过你可以只去海边玩,你可以在海边看见

## 记忆犹新 (散文)

□叶子田田

爱,我们排队等候着织物下线。她有事要忙,于是,不再粘人。

有一天,去唤她吃午饭。不远不近的距离下,身形似比往日见到的小了一号。她凝神在指间,动作幅度很小,如入定一般。

她在阳光下默然又专注,这景象我仿佛在哪儿见过。愣神之间,背阳的脸不再清晰,身影渐渐模糊又遥远。她的前面忽然出现了一张方桌,桌上有一盏煤油灯,灯芯不时“嗤啦”一响一闪。那是她在初秋的灯下用拆了手套的白纱织纱衣。手套是农机厂临时工父亲的劳保用品。贫困,是三四十年前的主基调,可并不妨碍十岁不到的孩子获得简单的快乐幸福。白色纱衣前胸有兔

子形象,生动活泼。我的童年,她的中年,一下子回到了眼前。它像是一首歌,歌词描述着温暖的景象,声音从遥远的过去传来,清晰又飘逸,朴实又灵动,在脑海在眼前。过去就是这样一下子击中了我,我甚至为此战栗。

我摇了摇头,抖落眼前的幻影。那么,她会否常忆起自己的那些岁月? 那里有什么? 快乐还是忧伤,幸福还是痛苦,满足还是失落?

吃饭时,我说:老娘,我想起七八岁时你为我织的纱衣,胸前有兔子图案。

你竟还记得,我以为你们都忘了。她高兴得将小杯子里的酒都洒了,又心疼地将嘴凑近桌面,“嘶”一

渔娘,看见蓬蓬树,看见海浪像绣花女一样给沙滩绣花边,海面上虽说有一万面镜子,却又是那样的镇定人心。当然你也可以漫无目的地在海边漫步,说不定会闻到从海边飘来的玫瑰花的香味。”

“好像马上就要到海边了。”她说。

“我会给你拍照的!”

她接着说,我们谈谈爱情吧!

我一下子就愣住了,尽管,我多次相亲的目的也是出于爱情,但她这么突然袭击,反倒让我失去了方向。爱情怎么谈呢? 我心里好像有点心慌了。

冷场了一会,还是她接下去说了——

爱情一直是把椅子,它在虚位以待。

下吸食到了嘴里,然后才说。而我竟然没有阻止,还听见自己说:哪能都忘呢? 只是有时会忘。在酒香里,她说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脸发红,眼晶亮。她的过去,我的过去,在回忆里显露。我们回到了过去,在各自的记忆里重逢。

是啊,我有时会忘,我们有时会忘:我不是一夕之间长大成人的。衰老的人都年轻过,无用的人都曾支撑起一切,将重担一肩挑。他们曾付出,曾创造。今天,其实她还在付出,还能创造。当我清楚意识到这些的时候,正躺在床上。早上七点左右的阳光斜射在房间的西墙上。睡梦中,昨天已过去,今天已到来。

记忆犹新,真是个好词!



### 江海新韵

## 先生,你好! (散文诗)

□季仲平

在所有关于教师的称呼中,我最喜欢“先生”一词,它亲切而又崇高,端庄而又风雅,“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因而,我特别想在属于我们的节日,对老师们道一声:先生,你好!

先生,你好——让我们坦然接受这份尊重。韩愈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当世人用德才兼备、德艺双馨来形容先生时,这对我们来说,并不为过! 我们没有将“德才”炫耀于众人,而是将其融进披星戴月、摇曳的灯光之中,融入在堆叠的试卷和耳提面命里;我们没有用“德艺”去博取教书、潜心育人的迎人场面,想让这老先生一下车就涕泪滂沱,跪倒在地。班子里有人提醒他说,按规定来。于是,老表邀请了全村能到场的人参加迎接。场面虽然简朴,但有几十个衣着光鲜、面带笑容的村民,既喜庆,还不失体面。

老先生穿一身褐红色对襟唐装,须发皆白,面色红润,个子高大,嘴脸和身形瘦削,双目有神,晃眼看去,倒有点像老年版葛优。两条长腿插在一双精致的休闲皮鞋上,走起路来轻捷若年轻人。据市里先接触过老先生的人在电话里说,老先生说一口南洋普通话,就是那种给人感觉舌头大、位置始终摆不正的那种,兼带少量本邑土话;他们说我们只要用普通话跟他交流,便一点障碍都没有。

村民们的掌声一贯缺乏训练,热情起来,更显得轻重不均。不过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热闹就成。要的就是热闹。老先生钻出汽车,甫一站定,双手很克制又很准确地把唐装下摆往下抻了抻,唐装挺括,人更精神了。众人把我推到他前面,向他介绍说这是我们这方水土养出来的作家。我扭头说:“你们都是我土特产啊!”众人笑起来。这一笑,宾主之间的陌生感就没有了。他跟着众人笑笑,礼貌地招呼我“老师”。(一)

## 出神 (组诗)

□王思林

出神	冒雨
透过窗 是远处的水鸟掠过河面落在彼岸的栏杆上	流浪喃喃起伏的腹呼吸的浪头拍打与嗞嗞作响的毛孔相会
淅沥的小雨沿窗而下潮湿了干燥的叶子	柔软的水面蒸腾起薄雾向上 向上云团打出火花群星啦啦在眼底闪烁缠绕着 迷了双眼塞满耳朵
卷曲的头发悄然翘起惊扰了风的走向	满溢在不关心世界的这一刻
梦游的人心不在焉只顾收集它们的影子下一刻它们变质 模糊浓缩成干瘪的一片	绿肚子
回过神我决意打开门 放他们走	太阳很好很好的太阳是黄色的天也很好很好的天是蓝色的黄色和蓝色融在一起是绿色的
于是丰润的羽毛掠过俯身掸开薄雾与露珠花与叶死去从泥土里抽出新的肢体不再收藏人物的画片像站台 他们来了又走疏散滞留的念与忧	这绿可能是需要一片柔软的大地才能孕育出来
姐姐	绿绿的草地上躺着我手指插进草丝湿润的我摸到了昨天的乌云
远空飘起白雾地面透明而湿润似雨非雨的水汽飘着	我好好地晒着和昨天的乌云聊天他说哥们儿你留不住我就跟你躲不掉我一样说着就蒸发了穿过了指尖
姐姐 靠在后座犹如服帖的一条衬布整齐 无声无息清冷 浸入柔软的皮肤	肚子饿了把嘴巴张大把天上的蓝色和黄色都喝了吸溜几片很好的乌云冒着火星在肚子里发酵冒着泡长出一片雨林
涌动	打个喷嚏喷出一只兔子从嘴里飞出优雅的白鹤吹息着 吹息着“野马也,尘埃也”口吐出一个世界